

蒙學四書讲义

一
函
四
冊

四書講義卷三

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舜其大孝章

這一章同下二章皆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乃費之大者而這章則就德之動天者以見其大也不是說必如此然後爲孝要見得如此亦不過完得一個孝極古今不常有之事皆是孝中所有可見庸德之分量無窮無盡夫子恐人將孝字看小了有一二分德行便自以爲能顯親有些小爵祿便自以爲能尊親養親略略光前裕後便自以爲能慰親心故不覺深致歎於舜曰舜其大孝也與蓋言孝之量本大惟舜能全乎其量此一句是綱下五句是目德爲聖人其顯親之大何如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其尊親養親慰親之大何如且是尊富饗保非僥倖而得之皆德之所自致蓋德不大則一身之榮枯皆聽之渺茫不可知之數德既大則古今之盛遇皆操之夙夜有密之中故大德未嘗有求位之心也而九五之尊直可以德必之大德未嘗有干祿之念也而其求之貢亦可以德必之名非大德所敢要也而令聞令望必歸大德壽非大德所敢祈也而期頤耄耋必在大德自古之有德者皆然而舜其彰明較著者矣不觀生物之天乎生物者天也而物之榮落天不能主特因其材爲耳天非有心厚之亦非有心不厚之也其材而爲裁者耶裁者固有可培之理天則因而培之培之者天而所以致天之培者仍物也其材而爲傾者耶傾者本有可覆之理天則因而覆之覆之者天而所以致天之覆者仍物也又不觀之周詩乎言可嘉可樂之君子其德既宜於在野之

民在朝之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顧之不厭既保愛之佑助之寵命之而又申重之其已然者如彼其方然未然者又如此夫詩言令德之宜民人卽物之裁者也受祿而保佑申卽天之培也天亦因君子之材而篤之耳祿之受孰非德所自致乎故自古大德之君受天命而爲天子皆自其德必之其權不在天而在德舜之所以爲大孝者如此若使其受命特僥倖而得之斯亦不足以爲孝矣夫極宇宙非常之德業皆是這孝內所有孝之無窮盡如此莫非道之費爲之也學者讀這章書要知舜是何等樣孝只完得本分內事這箇原沒有限量安有可住足之處須儘我力量做去終身無一刻懈怠庶幾少盡萬分之一

此章以德與尊富饒保證明大孝白雲許氏之說如此晚村看德爲聖人五句皆因大孝所致與許說不同前輩皆從許說似不必更

新安陳氏謂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朱子或問亦如此說此皆是補子思本文言外之意亦不可不知

第二節蒙引云此亦是卽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裁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耳依淺說則第一第二第五節俱就舜說惟第三第四節泛說蒙引是

武王周公章

這一章就武王周公之孝以見道之大達孝二字是綱善繼善述乃達孝之實也春秋三節卽所制祀先之禮

以見其善繼善述郊社節合事帝祀先之禮以見其善繼善述蓋盡倫盡制總是孝中事則總是道中事可見道無限量達孝依註只是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蓋合乎人心之所同然則人自不能不歆服與天下歸仁同例這不是空空讚歎便是合天下達近親疎剛柔知愚之人都化於孝中了雙峰饒氏謂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此謬也明季講家作達權通變之達看尤謬次節泛論孝的道理而武周在其中善繼善述功業有功業之繼述制作有制作之繼述二善字大全蒙引存疑俱兼守常達變說當變通而變通固是善當持守而持守亦是善明季講家專主變通言者非晚村云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爲天子而後謂之善也又曰武周繼述伐商特其一耳時人專以此立論不惟以周先王等操觚並以武周擬至矣可乎說得極明總之先王之志事只是一個道道上擴充得盡便是善繼善述註中原合續緒有天下制作言之不專指有天下也春秋以下亦不是以之概繼述只舉其禮制之大者言春秋二節卽註所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之黃氏洵饒謂下文指上章下文言此謬也明季講家以敬其所尊爲通乎上屬春秋節以愛其所親爲通乎下屬序昭穆節亦非蓋以敬所尊愛所親分配二節可也而以註中通乎上爲敬所尊通乎下爲愛所親則誤矣又或以上節爲禮備下節爲義周或以上節爲時祭下節爲禘祭皆謬上節是事神之謹下節是待下之周總是一時事祖廟卽宗廟可稱祖亦可稱宗朱子或問中論廟制最詳當細玩陳宗器見於尙書之顧命設裳衣見於周禮守祧之職薦時食見於周禮庖人之職註只是舉一以概其餘俱當細考宗廟之禮所以

序昭穆也禮字專指序立之禮不泛指祭禮昭穆二字亦詳或問中陳介眉曰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祿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最明時文多誤看甚至如艾子疑序昭穆皆西向太祖此讀禮不精之過爵有貴賤然皆是貴者貴中有賤以別尊卑也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只是辨其材能欲用人不違其能非辨賢不肖也大全許氏兼賢否言稍疎旅酬下爲上註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醵於其長按儀禮是弟子先自卒醵以勸其長飲非爲其長代斟酒也時文有解作斟酒者其誤起於蒙引亦是讀禮不精之故逮賤之賤指卑幼言然不必是童子序齒是從昭穆中序齒非泛序齒淺說云當序昭穆之時昭穆同則論爵爵同則論齒而齒輕於爵至燕毛之時則分昭穆以論齒而爵不復論矣此說本蒙引如此講則序昭穆與序齒方有分別序昭穆燕毛是同姓之事序爵是異姓之事序事旅酬是合同姓異姓之事這兩節禘祭時皆如此時祭時亦皆如此以言乎其禮則皆無不備以言乎其義則皆無不周自上及下皆得盡其尊祖敬宗之心武周所制祭祀之禮如此可見其善繼善述矣當其時但見武周所踐之位先王之位也主祭助祭各有其次武周所行之禮先王之禮也堂事室事各有其典武周所奏之樂先王之樂也堂上堂下各有其節蓋於道上無絲毫欠缺卽於志事無絲毫合以此位禮樂而敬祖考敬先王

之所尊也如春秋一節以此位禮樂而愛子孫臣庶愛先王之所親也如序昭穆一節先王雖死矣而事之如生先王雖亡矣而事之如存孝至此亦至矣天下之人有不通謂之孝者哉這一節註雖云結上文兩節然上兩節通上下言這一節專就武周身上言略不同此以上是就其祀先之禮觀之其孝已如此況其所制祭祀之禮更不止此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之禮惟天子得以行之以祀夫上帝也社之以祀其先也這郊社禘嘗之禮其義至爲深遠當時武王周公體道工夫到極至處真見是道察乎天地所以能制得這個禮這不是容易的人若能明得這個禮義則其識見便與武周一樣其力量便與武周一樣這便到一貫地位了天下更無難事治國有不如示諸掌乎武周制作之妙如此所以謂之善繼善述所以謂之達孝今人未能到這個地位縱有些好處不過是道之一支一節視武周聖人真不啻霄壤何得便自畫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將這個大規模存在胸中卻從卑邇處做起由順父母宜兄弟和妻子漸漸擴充去不到極至地位決不肯歇手庶幾有個長進日子若先自放倒便終身不能見聖人藩籬子思所以言道之費必推論至此指示學者之意深矣不要作武周論贊看過了

春秋二節俱兼時祭時祭以時祭時祭分配兩節者此時說之謬也晚村謂時說亦無大謬羣昭羣穆咸在定是時祭此殊不然高曾子孫便有昭穆晚村謂其指先王也太王王季皆在內繼志述事不必坐煞是文

王志事此恐亦未然此章論武周之孝自當主文王說

晚村謂敬愛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主易侯而王上立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卽是繼述之善此最說得好又謂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註中極明時文生出地統於天陰統於陽之類殊爲可笑又謂禮達於治義蘊甚精當於本原上理會非可求之名分權術也皆足破時解之誤

郊社禘嘗自先儒鄭康成王肅各持一說紛紛爭論互有是非總折衷於朱子而已學者欲知其詳宜先求之三禮註疏而以朱子之說斷之然朱子亦間有未定之論如此章大全朱子取五峰無北郊之說恐北郊不可謂無此章偶言社而不及北郊耳通考吳氏激之說最明

自誠明章

這一章是下十二章之綱領見天道人道始分而終合子思蓋深有味乎前章天道人道之言將分知行分天人觀之而此章先統知行統天人觀之謂夫不能盡同者氣質之稟不可限量者學問之功有一種人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此自誠而明也是其氣質純粹所性而有者乎卽所謂誠者也有一種人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此自明而誠也是其氣質不能不稍有駁雜由教而入者乎卽所謂誠之者也此其從入之途不能不異然及其成功一也以性而有者言之誠便明矣其於此理固無少虧欠以由教入者言之能明理則可至於誠矣其於此理亦無少虧欠所不同者遲速之間耳而豈有異哉兩個則字雖上一則字意緊下一則字意慢然

總是決辭學者讀這章書要知子思意思全歸重人道上自古聖人從這一路做成者多生知安行者能有幾人今日我輩所以未得爲聖人只是不能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求明篤行以求誠耳不是聖人不可學努力

兩個自字淺說云自夫德無不實明無不照者言之則謂之性自夫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言之則謂之教明季講家皆如此說蓋以誠明二字無節次非由此至彼也然大全葉氏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與淺說不同似亦無礙但不可認誠明二字有節次耳

大全朱子云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說得極明明季講家必欲混而一之真屬怪事

末二句大全三山陳氏雙峰饒氏淺說俱作成功則一看獨存疑謂下二句只是申上二句無成功一也之意此不可從

其次致曲章

這一章是以誠之者之人發明人道然章內仍兼知行言蓋行必本於知行原不相離也承上章言至誠盡性恐學者道是性只至誠能盡不知性本人人固有亦人人能盡雖不能一時卽盡無不可漸次而盡只看用力何如耳故開口說一句其次致曲是教人用力於性之方其次註謂通大賢以下蓋非一種人人之氣質昏

明強弱固萬有不齊然這個工夫無不可做曲註謂一偏也陳紫峯謂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乎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過可哀則仁發而爲惻隱過可憎則義發而爲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此所謂致曲卽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大學註所謂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此一段亦本大全朱子而發得更暢此曲是好的曲是從性上發出不是從氣質發出若糞惠之曲便叫不得好便是從氣質發出致是擴充的意不是止就一曲上做極處如一念惻隱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不仁一念羞惡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不義而曰禮曰智無不皆然是謂致曲致曲兼知行黃氏洵饒謂在知行之間者謬曲能有誠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此便是全體皆誠但猶未是至誠耳此便是孟子充實地位東陽許氏謂是一曲之誠者謬晚村謂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亦未是下了一個致字便不是一曲之誠了自形著至變化俱是誠之以漸而積不是曲能有誠一蹴便可如此其間節節有工夫誠積於中而發見於威儀容貌之間者形也誠之又積形者日新月盛則著矣誠之又積著者粹然盎然赫然喧然則明矣此便是孟子充實而有光輝地位形著明皆是發於身者是盡其性之事誠之又積人皆歆羨向慕則能動物矣誠之又積動者實能遷善去惡則變矣誠之又積物皆薰蒸透徹融液周徧不知其然而然則化矣動變化皆是及於人者是盡人物之性事夫惟天下至誠能感人而使人

化今其次亦到化的地位豈非已造於至誠之域哉否則德猶間斷而未至於神化無方安能鼓舞乎人而使
人皆變化莫測哉此化字雖就化人言然由己之誠到大而化之地位故能化人如此夫其次與至誠相去懸
絕而及其成功則一可見天下無不可變之氣質無不可學之聖人故程子曰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翫莫病
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今學者莫不有是曲所爭只在致與不致不能致則隨發隨
滅純被氣稟物欲做主日昏一日直到夜氣不足以存須要看朱子所云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這一個遂字
有不可少緩之意腳根便要從此立定不許他再走作猛力做去子思一章都是歆動人意思卻又有個責成
人的意思在至誠可到而不能到便是自暴自棄了

按廣平游氏講致曲曲字作曲折之曲朱子於或問中已辨其非而明季講家猶有襲用其說者今只當以
註爲正

誠者自成也章

這一章是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然章內卻兼知行言蓋能行方是真知知行工夫不相離也承上章言至
誠之道可以前知恐學者看得誠字高遠不可幾及不肯擔在身上故此章開口先說一句誠者自成也見得
這個誠是不可推諉的人但知有形有氣之爲物而不知有此誠方成得物這一句說得凜然可畏物之所以
自成全在這誠豈如身外東西可有可無的既說誠又說道者依先儒作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分看天命之性

渾然者也。率性之道散殊者也。欲盡渾然之誠，須在散殊之道上著力。人多認這道是可行，不可行的，不知是人所當自行，也是不可推諉的。誠者，自成，泛就物言，而道自道專就人言。然自成句雖泛就物言，而所重仍在人。故章句既解誠道，又申二句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這一節所以責成學者之意至深切矣。又恐人疑自成是有了一期的，自道是在外面的，故又將自成之意申之曰：誠者，物之終始，徹始徹終，皆賴這誠。是無有了期的。又將自道之旨申之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自道工夫全在實心，心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是不可在外面假借的。前一節重在道自成工夫全在自道上，非自道則不能自成。後一節又重在誠自道工夫全在自成上，非自成則不能自道。蓋互相發明也。又恐人疑自成自道專爲一己之事故，末節又推而廣之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此猶前章由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由形著明而動變化也。然所以能如是兼成者，何故？蓋成己成物，雖若二事，然成己由於仁，仁卽誠之體也；成物由於知，知卽誠之用也。仁與知豈非總是一誠？皆天命之性，初無內外之分者乎？己物有內外，仁知無內外也。故末誠則仁知未得於己，無以成己，何以成物？既誠則仁知已得於己，成己在是，成物卽在是，是以時措之何所不宜哉？至此可謂真能自成矣。亦可謂真能自道矣。與至誠之前知亦何異哉？學者看這章書，可見至誠雖不易及，這誠的理卻是我性所固有，是不可須臾離的。吾與至誠相去懸絕者，只是不肯用力耳。非至誠之不可學也。讀至此，便要想成鵬所謂彼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便要想顏淵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首節大全雲峯胡氏新安陳氏蒙引存疑俱以誠爲天命之性道爲率性之道愚向疑誠卽道也不應如此分若如此分則章句所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難道率性之道獨非人之所以自成乎天命之性獨非人之所當用功乎然先儒皆如此分看者豈以首章天命屬未發率性屬已發下學工夫尤當在發處著力乎如前章致曲亦是發處工夫大學明德章亦云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蓋未發之時雖未嘗無工夫只是一個戒慎恐懼發時病痛最多用力尤難故聖賢往往單提發處教人用功發處工夫到則未發時亦便得力能著實做自道工夫則便能自成此節之旨或當然也今姑依之自成內雖亦有自然之意然只是實意不可作正意看故或問以楊氏無待而然之說爲非誠者物之終始章句止以實理言或問則兼實理實心言謂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爲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也單說實理則實心包在內了分言之則是兩件實理是人物共有的實心是人獨有的然實理之理與道以理言之理又不同道以理言之理是實理中之條件合外內之道道字與率性之道而道自道之道不同不可牽合此道字卽指性說非見於行事而謂之道也

時措之宜是以仁措於己知措於物不可專謂措於物章內五誠字第一誠字第二誠字作一樣看俱兼實

理實心第三第四第五誠字作一樣俱就實心說須辨

故至誠無息章

這一章重在至誠無息一句又只重在至誠二字許多功用俱從無息上來無息又從至誠來自無爲而成以上見聖人之類天地自貨財殖焉以上見天地之類聖人末節引詩見天地聖人總一至誠章首劈空下一故字蓋因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承上致曲自誠兩章來彼兩章言人道雖一以仁言一以知言而全賴於勇此章接言惟至誠則不賴勇而裕如以見人道之必不可無勇也章句云既無虛假自無閒斷要細玩見得惟至誠所以無息

凡人不能無閒斷必是誠未至如顏子不能不達仁於三月之後到底底是三月之內其誠原未至顏子雖不是有虛假的人況三月之內夫子已許其仁然對至誠看則稍有未至亦是虛假此要看得極細存疑謂顏子三月之內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無實此看得粗了不息卽是無息無分別微字與致曲章形字不同形著明是己身上事微是見於政事者悠遠博厚高明皆在微字內抽出言之逐句要想王道規模無一毫雜伯氣象至誠功業只此第三節已說盡了此節內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特下二節又抽出言之耳覆載成是言至誠及物之用猶之言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博厚配地節言至誠及物之體猶之言可與天地參註云與天地同體此是用中之體總在功用上言但自功用之施於我者言之則爲體自功用

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爲用前言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後言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此省文互見也須知博厚高明之前俱有一悠遠博厚高明之後俱有一悠久又須知悠遠博厚高明雖在外而外實根於內但未嘗明言兼內意至悠久處下一久字始顯出兼內意耳故章句既云悠久卽悠遠而又曰兼內外而言也不見而章三句總是自然意而所以自然者皆由於誠聖人之治天下有許多設施而曰不見不動無爲者是順萬事而無情見動爲也不是不好的只是費力至誠則不待費力耳既言至誠配天地復就天地言之者猶仲尼祖述章萬物並育一節之例爲物不貳如何便能生物不測蓋不貳則不息而久由是博厚高明悠久自然能生物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化育之功言不以形體言今天天一節正言其生物不測言天地之無窮廣厚而先言昭昭提土者乃立言者抑揚起復之勢及其云者自吾人就其所及者言之猶曰若論其全體云耳山水二段就天地中舉出一山舉出一水俱完備天地之理益見天地生物之不測此以上言聖人而極言其及物之功言天地而極言其生物之化恐人徒侈言功用而忘其本源之所在也故末節又引詩而歸重於誠舉一天而地可知舉一文而羣聖可知於穆是誠不已是無息德之純卻少了無息故又說個純亦不已以補之謂天之於穆而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獨不能不已乎此只要添出不已二字來以湊成至誠無息之意耳只在文王心中言不是天上合一之謂言外便見惟至誠所以自能無息不待言勇若學者必須有勇方能不間斷要人於前致曲自成二章內認出一勇來也學者讀這章書須先具個勇有一

分勇便有一分誠勇到極處則誠亦到極處故未問思不思先問誠不誠未問誠不誠先問勇不勇由人道以進於天道聖賢自有塗轍只在人肯用力耳

章句謂天地非由積累蒙引卻云天地亦由積累蒙引是從未有天地之前說到有天地故見其亦有積累章句是由既有天地之後說其生物則非可以積累言也章句是正意

講家謂命如命脈之命非命令之命不必如此說只是一個命但須知此是就主宰處說指其出令之原耳

大哉聖人之道章

這一章是申言道之費以見修德凝道之功不可不極其全亦人道也章首大哉二字卽第十二章費字聖人之道卽第十二章君子之道首節包下文兩節猶十二章之費包語大語小一般蓋子思將詳言人道恐人不肯盡力故先將道之費處贅歎一番這個道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本是人人共有自人拘於氣蔽於欲而此道遂爲聖人之道這聖人之道不是不可學的亦不是可容易學的非比百家之道可以偏僻可以相疎是一個不可限量的物事自其大無外者言之則洋洋乎流動而充滿飛潛動植物至多也而斯道之流行有以發育乎萬物焉蓋氣之流行卽理之流行也包含徧覆天至高也而斯道之高大有以上極乎天焉蓋氣之充塞卽理之充塞也自其小無間者言之則優優乎充足而有餘禮儀如冠婚喪祭之類其自有三百三百之中無一而非道也威儀如升降揖遜之類其自有三千三千之中無一而非道也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其實

乃所以形容其大這道之大處小處雖不必待聖人始有然必如聖人而後道始行不然道自道人自人判然二物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也是故君子有修德凝道之功焉君子知道體之大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必尊德性以全夫心體之本然知道體之細非粗疎之識見所能悉必由問學以極夫事理之當然這一句說修德凝道工夫已盡了朱子云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此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這一條說此節閒架亦最明但論學者工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只說得存心致知二件缺卻力行於是解者紛然不知言存心致知便包得力行蓋存心不專是虛靜工夫語類有一條謂伊川言敬言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亦自有克篲墩程氏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制外養中由中應外即克己復禮章註語此可見存心包得力行也若以致知言之知即知其所當行者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事則皆力行事大學之格致誠正修中庸之學問思辨行分言則二事合言只是一事是致知亦可包力行也此無可疑若如史氏伯璿蒙引諸家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雖道行處獨無精微與新乎知處獨無中庸與禮乎支離甚矣這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做到透徹地位則德修而道凝無所往而不宜雖居上居下處治處亂境各不同而無在非天理流行貫徹乎其間無在非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世界大綱正而萬目舉自然不驕不倨足與足容

詩之言既明且哲明者哲之存哲者明之發卽尊德性道問學而德修道凝之謂也詩之言以保其身卽處上下治亂無不宜之謂也保身不專就無道默容處言亦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只是天理爛熟所行必無危殆之道若道上有一毫虧缺身雖存不可謂保故朱子謂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今日學者讀這章書要曉得聖人之道雖說得極大卻不是不可到底誠能戒慎恐懼擇善固執去做尊德性道問學工夫做到熟後自然無往不宜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俱是眼前極平常的事但方在氣拘物蔽之時不是用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工夫安能到這個地位須要努力向前循序漸進由淺而深由生而熟庶不負子思這一番指點人意思更有一說尊德性道問學這兩件工夫是缺一不可的自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道問學之意居多卻似兩件工夫可偏用的其誤學者不淺不知吳氏此說特欲調停朱陸耳其實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脚固不用道問學矣而其教人專欲先立乎其大多在虛靜一路上走亦豈可謂能尊德性乎朱子以講學窮理爲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爲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略也又明季講家多主陽明之說謂道問學卽是尊德性工夫混作一件此尤悖謬皆不可不辨

德性不出乎廣大高明之類問學不出乎精微中庸之類或問游氏謂尊德性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楊氏謂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明季講家因此遂謂註中屬字作不得目字此固不是又廣大高明故厚總此理精微中庸新禮亦總此理楊氏分先後看似亦不是